

(全八册)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新探案



[英国] 亚瑟·柯南·道尔 著
隗静秋 译



译林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新探案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著
隗静秋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探案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著;
隗静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2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978-7-5447-6572-5

I . ①新… II . ①柯… ②隗… III .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
—现代 IV .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1570号

书名 新探案
作者 [英国] 亚瑟·柯南·道尔
译者 隗静秋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苏雪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960×640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7-6572-5
定价 41.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我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会变成像一些颇受欢迎的男高音歌唱家一样，在他们的艺术生涯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还要再三地向溺爱他们的观众鞠躬谢幕。这必须结束了，不管是真有其人还是想象出来的，福尔摩斯必须离开了。有人喜欢这样认为，最好是有一个奇妙的阴间来专门存放虚构的人物，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又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菲尔丁^①的花花公子仍然可以向理查森^②的佳人求爱，司各特^③的英雄们依然是趾高气扬，狄更

① 亨利·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1707—1754), 18世纪英国戏剧家和杰出的小说家。著有《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等。——译者注

② 塞缪尔·理查森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最成功的作品《克拉丽莎》是一部书信体小说。

③ 沃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 1771—1832), 英国著名的历历史小说家，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者。出生于爱丁堡一个古老家族，1832年9月21日卒于阿伯茨福德。他终生辛勤笔耕，写作了大量诗歌、小说、历史评论等。——译者注

斯^①笔下令人愉快的伦敦佬们仍然是欢声笑语，萨克雷^②的势利小人们仍旧无法无天。或许就在这样一个神话的殿堂里，福尔摩斯和他的华生医生也许可以暂时在某一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他们的一席之地，而此时，某个更机敏的侦探和某个甚至更不精明的伙伴可以站到他们腾出来的那个舞台上。

福尔摩斯的事业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尽管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了。如果有些老先生走近告诉我说，他至今阅读的冒险故事还是儿童时代所读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话，那他们不会看到他们期待的感激之辞的。没有人愿意把关于个人年纪的事情让人如此不友好地编排。而冷酷的事实是，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里崭露头角的，这是两本小册子，它们在1887年和1889年之间出版。此后问世的一系列短篇故事，1891年出版的《波希米亚丑闻》是后续一系列短篇故事的第一篇，它发表在《海滨杂志》上。公众似乎对此很是欢迎，期盼更多这样的故事。于是从那时起已经有三十九年了，期间

①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19世纪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广泛描写了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资产阶级金钱世界的种种罪恶。他是继莎士比亚之后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匹克威克外传》《双城记》等。——译者注

②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名利场》《潘登尼斯》等。——译者注

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故事，已不下五十六篇，编集为《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的致意》。这些在过去几年出版的剩余十二篇，现收编为《新探案》。福尔摩斯开始他的冒险生涯是在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叶，经历了短暂的爱德华时期，在那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他也设法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因此，当那些在年轻时就阅读这些小说的读者们现在又看到他们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又在同一杂志上阅读同样的探案故事，这样的说法也会是真实的。由此大不列颠民众的耐心与忠实也可见一斑了。

我已经完全下定决心在写完《回忆录》之后就让福尔摩斯的生命也随之结束，因为我觉得我的文学才能不能太多地限于一个方面。这个面色苍白、轮廓清晰、四肢懒散的形象占去了我的想象力一个不适当的比例。于是我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幸运的是，没有验尸官对他的遗体进行检验，因此，经过长时间的间隔后，为响应读者热情的要求，我还能不必煞费苦心地解释我当初的鲁莽行为。我对此从未感到后悔，因为，我在实际的实践中还没有发现，写这些轻松的故事妨碍了我钻研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以及戏剧等等各种文学形式，并在这些钻研之中我认识到自己的才力之有限。如果福尔摩斯从来就没存在过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有更大的成就，尽管他的存在可能有点妨碍了人们认识到我更多的严肃文学作品。

所以，读者朋友们，还是让福尔摩斯和诸位说再见吧！对各位以往的长久信任我非常感激，作为回报，我希望能给诸位

提供一种消遣的方式，可以排遣生命的忧虑并刺激思想的改变，
这些只能出现在浪漫的童话世界里。

阿瑟·柯南·道尔谨启

目 录

序 言.....	1
显贵的主顾.....	1
变白的军人.....	36
王冠宝石案.....	63
三角墙山庄.....	87
苏塞克斯吸血鬼.....	112
三个同姓人.....	136
雷神桥难题.....	159
爬行人.....	193
狮鬃毛.....	220
带面纱的房客.....	246
肖斯科姆别墅.....	262
退休的颜料商.....	287

显贵的主顾

“现在不会造成伤害了。”这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回答。在这十年里当我第十次要求他允许我披露下面这段故事时，他如此答复我。由此我终于得到许可，把我朋友的一段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公之于世。

福尔摩斯和我都有洗土耳其浴的癖好。在那个令人愉快而又懒散的蒸气弥漫的更衣室里，我发觉他比在其他地方都不再少言寡语，也变得更富有人情味了。在诺森伯兰郡大街浴室的楼上，有一个隔离开来的角落，那里并排放着两只躺椅。那是一九〇二年九月三日，那天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始。当时我们就躺在椅子上，我问他是否有些令人感兴趣的案子。他突然从裹着他的被单中伸出他那瘦长而有力的胳膊，从挂在旁边的大衣内口袋里抽出一个信封来作为回答。

“这可能是个自寻烦恼、妄自尊大的笨蛋，但也可能是个

生死攸关的事情，”他边说边把纸条递给了我，“除了信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什么了。”

这封信来自卡尔顿俱乐部，上面的日期是头天晚上。上面写道：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以问候：兹定于明日下午四点半登门拜访，将有非常紧迫的要事相商，烦请不吝赐教。若能应允，请致电卡尔顿俱乐部告知。

“华生，我当然已经同意他的请求了，”当我把信递回福尔摩斯时， he说道，“你知道戴默雷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吗？”

“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人尽皆知的。”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多一点。他一向以善于处理那些不宜见诸报端的微妙的问题而出名。你可能还会记得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一案时他与刘易士爵士的协商吧。他老于世故并且天生具有交际手腕。因此，我敢说这不会是他在虚张声势，他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

“是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华生。”

“非常荣幸。”

“那么你要记住这个时间——四点半。在此之前，我们暂

可以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时我住在安妮王后街，但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我已经开始在贝克街来回转悠了。刚好在四点半，上校詹姆斯爵士出现了。几乎不需要怎么去描述他，因为许多人都会记得他那开朗坦率而又正直的性格，宽阔而且剃刮得干净的面庞，尤其是他那令人愉快而又圆润的嗓音，他那灰色的爱尔兰眼睛闪烁着坦诚的光芒，他那两片灵活带着微笑的嘴唇充满了幽默感。他那光鲜的礼帽，黑色的燕尾服……总之，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从黑色绸缎领带上别着的珍珠别针到明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的鞋罩，都显示出他那出了名的一丝不苟的着装。这位高大、有着主人派头的贵族完全统治了这个小房间。

“当然，我已经准备好在这儿见华生医生了，”他彬彬有礼地鞠躬说道，“他的合作将会非常有必要，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惯用暴力的人，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家伙。我说，在欧洲也没有比他更危险的人物了。”

“我过去已经有好几个对手享有过人们对他们的这个尊称了。”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你不吸烟吗？如果我点燃烟斗，请你不要介意。如果说的这个人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或者是比还健在的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更加危险的话，那他确实值得一试。敢问他尊姓大名？”

“你听说过格鲁纳男爵吗？”

“你是指那个奥地利的杀人犯吗？”

戴默雷上校脱掉他的羊皮手套大笑着说：“什么事都逃不过你的眼睛，福尔摩斯先生！太让人感到惊奇了，这么说你已经把他当作一个杀人犯了？”

“关注大陆上的犯罪是我的工作。只要读到过布拉格事件报道的人，都不会对这个人的罪行产生任何的怀疑！只不过是因为一条纯技术的法律条款和一位目击者不明不白的死亡才救了他！当史普卢根峡谷发生了那个所谓‘意外事件’后，我完全可以肯定就是他杀害了他的妻子，就好像我亲眼看见了一样。我也知道他已经到了英国，而且有种他早晚会给我找点事做的预感。好了，格鲁纳男爵现在怎样了？我估计这次不会是这个昔日悲剧的重演吧？”

“不是，比那要更严重。惩罚犯罪很重要，但预防更重要。福尔摩斯先生，眼看着一件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一个凶残的情形就要出现在你的眼前，完全明白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却又无能为力，太可怕了。还有比一个人身处这样的境地更难受的吗？”

“可能没有。”

“那你就会同情我代表的这位主顾了。”

“我没有想到你只是一个中间人。那委托你的人是谁？”

“福尔摩斯先生，我必须请你不要追问这个问题，我必须确保他的高贵的名字不会牵连到这件事情上去，这点是非常重

要的。他的动机绝对是高尚而正义的，但是他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不必说你的酬金也绝对是有保证的，并且你有完全的行动自由。那么这位主顾真实的名字就无关紧要了吧？”

“很抱歉，”福尔摩斯说，“我只习惯我办的案子的一端是个谜，但是如果两头都是谜，那就太令人困惑了。詹姆斯爵士，我恐怕自己只能谢绝去行动了。”

我们的客人变得非常慌张，他那宽大而敏感的脸因为激动和失望变得阴沉起来。

“你还没有认识到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你使我感到非常左右为难了。我可以完全肯定，如果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你会很骄傲地承办这个案子。但是诺言又不允许我直言不讳。至少，我可以把我能说的都告诉你。”

“好吧，就是有点你必须明白，我并没有对你承诺过什么。”

“这点我明白。首先，你肯定听说过德·梅尔维尔将军吧？”

“在开伯尔战役中出了名的梅尔维尔吗？是的，我听说过他。”

“他有个女儿，叫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年轻，富有，漂亮，多才多艺，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凡的女人。她就是我们要想方设法从魔鬼手掌中救出来的人，将军的女儿，一个可爱又天真的姑娘。”

“那么，格鲁纳男爵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她？”

“对女人来说是所有控制中最强有力的——爱的控制。这个家伙，就像你听说过的那样，非常英俊，举止迷人，语调温

和，又具有女人想要的浪漫而神秘的神态。据说所有女人都对他死心塌地，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和维奥莱特小姐这样有身份的淑女碰面呢？”

“那发生在一次乘游艇在地中海旅行时。游客参加时都是经过筛选的，但都是自己承担旅费。毫无疑问，举办者很难意识到这位男爵的性格，知道时已经晚了。这个恶棍缠上了这位小姐，结果是他完全彻底地赢得了她的芳心。说她爱他是远远不足以表达的，她对他非常痴情；她已经被他深深地迷住了，仿佛这世界上除了他别人都不存在了。她一点也听不进别人说他的坏话，我们已经用尽一切办法来治疗她的疯狂，但是徒劳无功。总而言之，她准备在下个月嫁给他。由于她已经到了法定年龄并且铁了心，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阻止她。”

“她知道奥地利的那件事了没？”

“这个狡猾的魔鬼已经把他过去所有道德败坏的社会丑闻都告诉她了，但是他总是把自己说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她完全相信了他的说法，对别人的话充耳不闻。”

“天啊！但是你肯定已经不经意地泄露了你那主顾的名字了吧？毫无疑问就是梅尔维尔将军了。”

我们的客人坐立不安起来。

“我本来可以这样说来瞒过你，福尔摩斯先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梅尔维尔已经一败涂地了，这位坚强的军人已经完

全被这件事弄得垂头丧气了，他已经失去了勇气，而这在战场上是从来不会发生的。他变成了一个虚弱的心力衰竭的老人，完全没有能力和这样一个聪明有力的奥地利的恶棍斗争了。我的主顾是将军的一位老朋友，他和将军已经熟识多年，在这个年轻的姑娘穿着短小的连衣裙的时候就像父亲般关怀着她，他不能眼看着这个悲剧发生而不想方设法去阻止它。苏格兰场又无法插手这样的事，是他亲自提议请你来承办这个案子。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他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就是他个人不能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我毫不怀疑，福尔摩斯先生，以你巨大的力量，你能很轻松地通过我查出我背后的主顾是谁，但是我请求你以名誉保证，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打破他隐姓埋名的愿望。”

福尔摩斯古怪地笑了一下。

“我想我可以承诺这一点。”他说，“我还要说你的案子让我很感兴趣，我准备进行调查此事了。我该如何和你保持联系呢？”

“在卡尔顿俱乐部可以找到我。如果有紧急情况，这有个秘密的电话号码：‘××—31’。”

福尔摩斯把这记了下来并又坐下，仍然微笑着，把打开的通讯录放在膝盖上。

“请问男爵现在的地址是——”

“弗尔诺宅邸，在金斯敦附近，是很大的一座房子。这家伙

不知背地里干了什么投机的勾当，侥幸变成了富人，这自然使他变成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敌手。”

“他目前在家吗？”

“是的。”

“除了你刚才告诉我们的，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更多的关于此人的情况吗？”

“他有一些奢华的嗜好。他是个养马爱好者，曾经在赫林汉打过马球，当他那个布拉格事件变得沸沸扬扬以后，他就离开了。他还收藏书籍和绘画，很有艺术细胞。我知道，他在中国陶器方面是一个公认的权威，而且还写了一部这方面的著作。”

“一个复杂的头脑，”福尔摩斯说，“所有有名的罪犯都有这种头脑。我的老朋友查理·皮斯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文莱特也是一位小有成就的艺术家，我还可以列举出更多这样的人。好吧，詹姆斯爵士，请你告诉你的主顾，我会花心思来研究格鲁纳男爵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有一些自己的情报来源，我确信我们会找到一些办法来打破僵局的。”

在我们的来访者离开之后，福尔摩斯坐在那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之中，好像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终于，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嗯，华生，你有什么看法？”他问。

“我认为你最好和这位小姐本人见上一面。”

“我亲爱的华生，如果她那可怜的伤透了心的老父亲都不能

使她感动，我一个陌生人又能怎样呢？当然，如果别的方法行不通，这个建议不妨试一试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我倒觉得欣韦尔·约翰逊可能会有点帮助。”

在福尔摩斯回忆录里，我还没有机会提到欣韦尔·约翰逊这个人，因为我很少从我朋友后期的生涯来取材。约翰逊是在本世纪初成为福尔摩斯的一个得力助手的。我很遗憾地告诉诸位，约翰逊的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恶棍，并在巴克赫斯特监狱两度服刑。后来他痛改前非，为福尔摩斯效力，在巨大的伦敦黑社会里充当他的密探，他提供的情报往往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约翰逊是警方的“线民”的话，他很快就会暴露了，但是他参与的案子从来不直接上法庭，所以他的活动从来没有被同伙察觉。由于他有过两次服刑的历史，他可以随意出入伦敦的任何一家夜总会、小客栈和赌场，而且他观察敏锐、头脑灵活，这使他成为一个收集情报的理想密探。现在福尔摩斯准备找的人就是他。

由于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急需处理，不可能及时跟上我朋友当时采取的步骤。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们约好在辛起森餐馆见面。我们坐在靠窗户的一张小桌旁，俯瞰着斯特兰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他告诉我了一些最近的情况。

“约翰逊正暗中四处打听，”他说，“他在黑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有可能打听到一点消息，因为只有处在罪犯阴暗的底层，我们才能搜寻到这个人的秘密。”